

醒世奇言

〔清〕菊畦子 辑



北京燕山出版社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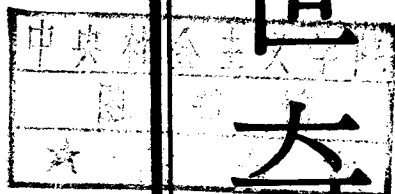
83483



200192344

醒世奇言

〔清〕菊畦子 辑 海波 点校



又题

醒梦骈言

京新登字209

M56/04

醒世奇言

〔清〕菊畦子撰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北京昌平长城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3.87 5字数150千字

1992年5月北京第一版 1992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402—0394—3/I·0030

印数：1—20000 定价：4.75元

序

《醒梦骈言》，我目验的只有两部，都是稼史轩复刻的大字本。一为美国波士顿市剑桥区哈佛大学东亚系的东亚图书馆善本书库所收，购自旅居台湾的河北省高阳县的著名京剧剧作家及戏曲史研究家齐如山（宗康，一八七七——一九六二）的一部。另一部是我国北京市的首都图书馆所收的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兼任讲师、浙江省鄞县的马隅卿（廉，一八九三——一九三五）为北京市孔德中学图书馆购置的旧藏。平心而论，这两个本子尽管可以号称流落海外和大陆仅存的双璧，然而从正文的刻法，特别是卷首所附的拙劣不堪的十二帧圆图看来，都能断定绝非原刊初印。至于题标「稼史轩」，则更加引起人们的怀疑，因为传世的坊刻小说和戏曲从来没有发现过「稼史轩」刊本。倒是有个「稼史斋」，刻过题「云间（一作「云阳」）嗤嗤道人编著，古越苏潭道人评定（又题「步月主人订」）的《五凤吟》四卷

二十回。根据著录记载〔一〕，稼史斋也只刻过这么一部书，至于它和稼史軒是一家还是两家，以及时代先后的关系，还不便于贸然断定，只好存而不论了。

齐如山曾在他的《高阳齐氏百舍斋小说存目》上对于《醒梦骈言》有过较为详尽的描述，这里照录如下：

《醒梦骈言》

题菊畦主人偶辑。前有闲情老人序。

旧刊本。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附图。全书共十二回，每回一故事。目录如下：

- | | | |
|-----|-----------|-----------|
| 第一回 | 假必正红丝夙系空门 | 伪妙常白首永随学士 |
| 第二回 | 遭世乱咫尺抛鸾侶 | 成家庆天涯聚雁行 |
| 第三回 | 呆秀才志诚求偶 | 俏佳人感激许身 |
| 第四回 | 妒妇巧偿苦厄 | 淑姬大享荣华 |
| 第五回 | 逞凶焰欺凌柔懦 | 酿和气感化顽残 |
| 第六回 | 违父命孽由自作 | 代姊嫁福自天来 |

第七回 遇贤媳虺蛇难犯 遭悍妇狼狈堪怜
第八回 施鬼蜮随地生波 仗神灵转灾为福
第九回 倩明媒但求一美 央冥判竟得双姝

〔一〕 孙楷第撰《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四《明清小说部》乙：

《五凤吟》四卷二十回存刊本。题「草闲堂新编绣像五凤吟」，「步月主人订」。【大连图书馆】刊本。题「新刻续六才子书」。【北京大学图书馆】「稼史斋刊本。十行，行二十六字。【郑西遼】日本宝历甲戌《舶载书目》二十四回本，未见。日本内閣文库藏刊本，亦二十回。清无名氏撰。题「云间（亦作云阳）嗤嗤道人编著」，「古越苏潭道人评定」。亦题「步月主人订」。胡士莹撰《话本小说概论》第十五章《清代的说书和话本》之第三节《清人编刊的拟话本集叙录》二《专集》二十一著录：

《醒梦骈言》

此书刊本有两种：一是稼史轩本，封面题「新刊醒世奇言」「守朴翁编次」。正文首叶题「蒲崖主人偶辑」，前有闲情老人序。一是旧刊本，题「菊畦主人偶辑」，序同稼史轩本。刊刻时代，皆在清初。据序，知作者又号菊畦子。此书题名系受「三言」影响，其体例颇别致，乃选《聊斋志异》十二篇译成短篇白话小说。《百衲斋小说书录》评此书云：「《聊斋》之文，固极精神，而此白话，亦颇不弱。」大概行文有所依傍，故描写亦自然生色。【晓铃谨案】：胡氏未见原书，故所作多耳食之语，如谓刊本有二种及「选《聊斋志异》十二篇译成白话小说」等论均误。

第十回 从左道一时失足 纳忠言立刻回头

第十一回 联新句山盟海誓 咏旧词璧合珠还

第十二回 埋白石神人施小技 得黄金豪士振家声

此书故事全为蒲留仙翻为文言，编入《聊斋志异》内，以次序论，为《陈云栖》、《张诚》、《阿宝》、《大男》、《曾友于》、《姊妹易嫁》、《珊瑚》、《仇大娘》、《连城》、《小二》、《庚娘》、《官梦弼》。《聊斋》之文，固极精神，而此白话，亦颇不弱。各人神气、情节，亦能写得出来。如：第一回，陈翠云欲送曾学深出后户，及后庄夫人与翠云对谈等文字，极饶情趣。孙君子书未肯断定作者为明人，抑或清人。以余揣测，当系明人。其每段均有一帽，乃是「三言」、「二拍」体裁。盖明季短篇小说流风使然也。且每事末尾皆有子孙几人、科名如何等情节，此亦因明朝极重科名、故人，小说皆乐书之。《聊斋》文中则大半将此等处删去。至其刊版中有若干叶系方体字，亦能表现明版气味。惟图画太草率耳。孔德图书馆藏有稼史轩刊本，封面题《新刊醒世奇言》，并题「蒲崖主人偶辑」，余未见。

我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在美国波士顿市剑桥区的哈佛大学东亚系的东亚

图书馆善本书库里承负典藏责任的戴廉先生提出这部小说，并且特许我复制齐如山的题跋。这就是发表在《我的故乡辽宁省沈阳市的春风文艺出版社于一九八四年五月印行的《明清小说论丛》第一辑上的《哈佛大学所藏高阳齐氏百舍斋善本小说跋尾》。现将此跋语照录如下，然后再谈谈我的看法。

《醒梦骈言》不分卷，十二回

此书共为十二段，全为蒲留仙翻为文言《聊斋》，所改之文固极精神，而此白话亦颇不弱。《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未能断定作者为清人抑或明人。以余揣度，当系明人无疑。其每段均有一帽，乃系「三言」「二拍」的体裁，盖明季短篇小说流风使然也。且每段末尾皆有子孙几人、科名如何等情节，此亦因明朝极重科名，故作者乐于书之。《聊斋》文中则大半将此删去矣。至其刊版中若干叶字系方体，亦能表现明版气味，惟图书太草率耳。

甲申初伏，齐如山识，时年六十又八。

此段跋语很有错误。

民国四十年春，如山又识。

晓铃谨案：如山先生在《高阳齐氏百舍斋小说存目》上的叙录和这部小说上的

跋尾在内容和文字方面可以说是基本相同，同时也体现出老一辈学者对于版本、目录和校勘上的湛深功力。例如：他指出「此书故事全为蒲留仙翻为文言，编入《聊斋志异》内」，亦即肯定《醒梦骈言》早于《聊斋志异》。又如：他从小说的内容「且每事末尾皆有子孙凡人、科名如何等情节，此亦因明朝极重科名、故人，小说皆乐书之」，意云当是明人作品。复次，他再从小说的刻法「刊版中有若干叶系方体字，亦能表现明版气味」，再一次证明即字体也能证明非明版莫属。但是，他也发觉「惟图画太草率耳」，这因为现存的两个本子都是清代翻刻的缘故。也就由于这个原因，使他产生了疑难，他在跋尾里说「此段跋语很有错误」，似乎指的就是错在认为是明代的「小说家言」上了。

以上是我目验的两部刊本相同的《醒梦骈言》。

下面再谈谈我没有机会见到的版本。

阿英（钱杏村，一九〇〇——一九七七）逝后二年，即一九七九年八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了他的《小说三谈》，其中由编者拟目为《书话六则》里的第五则是论及他入藏的《醒梦骈言》：

《醒梦骈言》十二卷，《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一）著录云：「题蒲崖主人偶辑，封面别题守朴翁编次。据闲情老人序，则作者又号菊畦子。每回演一故事，凡十二事，皆出《聊斋志异》。」稼史轩刊大字本。」

我所得两种本子，叙文均佚。一种在目录叶上，题有「菊畦主人偶辑」，另一种无首册，但显系影刻重印，不知是否稼史轩本，即复刻本？因前者署名与闲情老人叙符合，且每回并有插图一幅，刻工也较工整，非翻本可比也。如能在北京市图书馆得见孙氏著录原书，当可破此疑案。两本行格，与著录正同。第一种本子，现存一至三卷、五至六卷及十卷。第二种本子可补九卷，合存七卷。九、十两卷故事，《聊斋志异》遍寻不着，影手稿本亦不载。著录当有所据，颇疑作者改写平话时系据当时传钞本，有此二种故事。这只有待手稿后半部发现，才有可能得到证实。

〔一〕：孙楷第撰《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三《明清小说部》甲：

《醒梦骈言》十二回存稼史轩刊大字本。有图。封面题「蒲崖主人偶辑」，封面别题「守朴翁编次」。据闲情老人序，则作者又号菊畦子。每回演一故事，凡十二事，皆出《聊斋志异》。

按已查明根据的，有第一回《假必正红丝夙系空门，伪妙常白首永随学士》，这是《聊斋》卷十一里的《陈云栖》一则。第二回《遭世乱咫尺抛离侣，成家庆天涯聚雁行》，是卷二里的《张诚》一则。第三回《呆秀才志诚求偶，俏佳人感激许身》，是卷二里的《阿宝》一则。第五回《逞凶焰欺凌柔懦，酿和气感化顽残》，是卷十一里的《曾友于》。第六回《违父命孽由己作，代姐嫁福自天来》，是卷四里的《姐妹易嫁》。

未见到平话原书的，有第四回《妒妇巧偿苦厄，淑姬大享荣华》，第七回《遇贤媳虺蛇难犯，遭悍妇狼狽堪怜》，第八回《施鬼域随地生波，仗神灵转灾为福》，第十一回《联新句山盟海誓，咏旧词璧合珠还》及第十二回《埋白石神人施小计，得黄金豪士振家声》。未敢猜测判断也。

在《聊斋》未曾考得者有第九回《倩明媒但求一美，央冥判竟得双姝》，第十回《从左道一时失足，纳忠言立刻回头》。前者写才子姚寿之和佳人施莲娘冥判成婚故事，后者写赛儿女部下曹珍姑听信爱人王子函的话，逃出唐营，两人成家立业，逃脱失败厄运故事。这两个故事，尚未寻得出处。

是一部铺衍得很不坏的平话，文笔简明酣畅。刊刻的时代，从图文两方面

看，当在乾隆之前。原装毛订，书体近颜（真卿）。

晓铃谨案：一九六六年六月初，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突然揭地掀天卷起，以「破四旧」的口号为掩护，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和毁灭祖国文物、典籍的罪恶行径。尤其使人难以想象的是，阴谋家康生竟藉此机会混水摸鱼，把阿英和北京许多藏书家的书斋一扫而空，《醒梦骈言》当然也在劫中。据说十年以后，他的部分藏书落实了政策，归还给他的子女，但是不知道《醒梦骈言》是否完璧归赵，抑或散佚无踪。因此，我在这里只能根据他的记录做些「盲人摸象」式的推测。

第一：他所得的两种本子，我认为都是原刊本，而不是首都图书馆和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翻刻本。主要的证据是每回的插图「刻工也较工整」。

第二：把这两种本子缀合起来，能够得到卷一、卷二、卷三、卷五、卷六、卷九和卷十，共七卷，较诸全帙仅缺五卷，应该承认是现存原刊本的最足残帙。

第三：他谈到刊刻的时代时说：「从图文两方面看，当在乾隆之前。」这，一方面拥慧清路地扫除了齐如山根据情节、体裁和刻法等方面论证是明代的作品和刊本

的结论。(二) (我在这里也要郑重声明：齐如山在他的跋尾里附加了一句「此段跋语很有错误」的话，当是指着他认为是明代的作品之误。)至于他说刊刻的时代「当在乾隆之前」，则是仅仅提出了下限，而在乾隆之前还有顺治的十八年、康熙的六十一年和雍正的十三年，共计九十二年，上限未免漫无边际。我的意见是，由于情节、体裁和刻法等方面的现象，不妨定为清代初期，即顺治（一六四四——一六六一）间的作品，那么上限也能制约下来了。这样，还足以证明这部小说虽然有十二个内容和《聊斋志异》类同，然而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庚辰，逝于清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一六四〇——一七一五），他的创作盛期在三十岁至四十岁（一六六九——一六七九）间，（路大荒，一八九五——一九七二，在一九八〇年八月由齐鲁书社出版的《蒲松龄年谱》上著录：「康熙十八年己未，先生四十岁。是年春，《志异》大体已成，先生有《自序》云云。」）那么就排除了阿英致疑于《醒梦骈言》是「作者改写（文言的《聊斋志异》）为平话」的可能性，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的《陈云栖》等十二则反倒是把《醒梦骈言》的平话体译为文言体的了。

第四：阿英比勘《醒梦骈言》与《聊斋志异》相同的故事内容，说：「按已查明根据的，有第一回《假必正红丝凤系空门，伪妙常白首永随学士》，这是《聊斋》卷

十一里的《陈云栖》一则。第二回《遭世乱咫尺抛鸾侶，成家庆天涯聚雁行》，是卷二里的《张诚》一则。第三回《呆秀才志诚求偶，俏佳人感激许身》，是卷二里的《阿宝》一则。第五回《逞凶焰欺凌柔懦，酿和气感化顽残》，是卷十一里的《曾友于》。第六回《违父命孽由己作，代姐嫁福自天来》，是卷四里的《姐妹易嫁》。他在这里只找出来五条两书的对应关系。殊不知第四回《妒妇巧偿苦厄，淑姬大享荣华》见诸《聊斋志异》卷三《大男》。第七回《遇贤媳虺蛇难犯，遭悍妇狼狽堪怜》见诸《聊斋志异》卷四《珊瑚》。第八回《施鬼蜮随地生波，仗神灵转灾为福》见诸《聊斋志异》卷五《仇大娘》。第九回《倩明媒但求一美，央冥判竟得双姝》见诸《聊斋志异》卷六《连城》。第十回《从左道一时失足，纳忠言立刻回头》见诸《聊斋志异》卷六《小二》。第十一回《联新句山盟海誓，咏旧词璧合珠还》见诸《聊斋志异》卷六《庚娘》。第十二回《埋白石神人施小计，得黄金豪士振家声》见诸《聊斋志异》卷六《官梦弼》。以上的七条加上阿英查出的五条正好是十二条。足见是蒲

（一）本书中也有不少文字可证明不是出于明人之手。如第一回称「明朝成化年间」，第二回称「前朝建文年间」，第三回称「明朝嘉靖年间」并提到明末冯梦龙所著《情史》等皆是。

松龄在写《聊斋志异》之前已经接触到《醒梦骈言》，并且从中援引素材的依赖关系和改头换面的手法。

新的问题跟着便被提了出来：究竟《醒梦骈言》和《聊斋志异》在创作和再创作的思想意识和语言技巧上存在着什么样的相同或互异的地方呢？这也需要做一番比较才能解决。

首先让我们从作者的思想上做些比较。且以《醒梦骈言》第一个故事《假必正红丝凤系空门，伪妙常白首永随学士》和《聊斋志异》卷三的《陈云栖》为例。无可讳言的是这两个故事都贯穿着「姻缘本天定」的宿命论思想。小说一开始就倡言：「姻缘一事从来说是五百年前预定。不是姻缘，勉强撮合不来，果系姻缘，也再分他不开。」中间又夹着一个算命先生的神机妙算做为证明。然而作者平平淡淡地述说，并未作意强调封建色彩。可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却精雕细琢地反复刻画这个天经地纬。

又如，以《醒梦骈言》第二个故事《遭世乱咫尺抛鸾侣，成家庆天涯聚雁行》和《聊斋志异》卷二的《张诚》为例，《醒梦骈言》只是单纯地强调「靖难兵起，民间

肝脑涂地，父子夫妻各不相保」的「兵，凶器也」的扰民战祸，而蒲松龄却在《张诚》的结尾上「王顾左右而言他」了。异史氏曰：「余听此事至终，涕凡数堕，十余岁童子，斧薪助兄，慨然曰：『王览固再见乎！』」于是一堕。至虎衔诚去，不禁狂呼曰：「天道愤愤如此！」于是一堕。及兄弟猝遇，则喜而益堕。转增一兄，又益一弟，则为千户堕。一门团圞，惊出不意，喜出不意，无从之涕，则为翁堕也。不知后世亦有善涕如某者否？」大谈起文章的跌宕法了。

其次让我们从作品的风格上做些比较。《醒梦骈言》是继承元明两代平话系统的语言风格，娓娓谈来，如数家常，容或时有罗嗦叠沓的毛病，也不过是瑕瑜互见而已。至于《聊斋志异》则是上承六朝志怪、唐宋传奇的流风余韵，其间又益以古文笔法，颇能自成一家之言。即以其华丽艳冶来讲，真可谓有雕龙绣凤之致，如就其简约精炼来讲，可以从《醒梦骈言》的《假必正红丝凤系空门，伪妙常白首永随学士》的一万一千余字和《聊斋志异》的《陈云栖》的三千三百六十字对比一下，就可以一隅而反三了。

燕山出版社最近计划出版由海波先生校点的《醒梦骈言》排印本，这是一桩好

事。一来能把久晦于人间的可读珍籍复显人间，二来是能够供给专业工作者就这部小说和《聊斋志异》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一举而两得，岂不是好！好，亦大不易，须得其人。海波先生春秋正富，学识尤丰，在校勘、注释和断句上更是凿轮巨匠，其好不言可喻。

绥中吴晓铃序于金台宣南之双
檐书屋时在农历九月寒露之日